
LUSE DE DAO

杨彦著



北京计劳干院图书馆



L008190



绿色的岛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绿 色 的 岛

杨 彦 著

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河堤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南宁地区印刷厂印刷

※

开本787×1092 1/32 5.125印张 插页2 109千字

1987年10月第1版 1987年10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4,030册

书号: 10113·468 定价: 1.05元

ISBN 7—219—00349—8

I·82

目 录

泉.....	(1)
莲花山.....	(4)
鸳鸯河畔.....	(6)
沙滩.....	(9)
渔村之夜.....	(12)
夜渔记.....	(14)
港口之夜.....	(16)
大桥眺望.....	(18)
来自海滨的怀念.....	(20)
晨曦.....	(22)
太阳从雾中升起.....	(24)
黄昏将要来临.....	(25)
刺桐花开的时节.....	(27)
月有阴晴圆缺.....	(29)
池塘.....	(31)
故乡的路.....	(32)
写在弯弯的山道上.....	(33)
石墓.....	(36)
松涛声声.....	(37)
心花.....	(39)

熔炉·····	(42)
江上人物剪影·····	(45)
幸福·····	(47)
年轻人·····	(50)
火柴姑娘·····	(52)
忆师·····	(54)
铁裁缝·····	(57)
他不会老·····	(59)
笛声·····	(61)
老人·····	(63)
红旗·····	(65)
你·血手·····	(66)
难忘的一九八二年·····	(68)
海边思索·····	(70)
致·····	(71)
沙滩上的脚印·····	(73)
海滨抒情·····	(74)
窗口·····	(76)
大院的笑声·····	(77)
战台风·····	(79)
赶海·····	(82)
大海涛声·····	(84)
沉箱下海·····	(87)
飞螺·····	(88)
海岛仙人掌·····	(89)
哭泣的树·····	(90)
绿色的岛·····	(91)

北行剪影·····	(93)
大庆抒情·····	(96)
沿着江河的道路·····	(100)
灵渠行·····	(102)
西南散记·····	(107)
播火地·····	(130)
花红似血·····	(133)
深圳之夜·····	(135)
蛇口涛声·····	(137)
小镇一瞥·····	(139)
眺望澳门·····	(141)
香港散记·····	(143)

泉

九月的秋天，天高云淡，秋风带凉，吹得人心情舒畅。我和几个伙伴，从北山公园转入后山小路，层林掩径，远远闻到阵阵轻盈婉转的歌声，好象有一群小鸟，啾啾啼鸣，一时是欢乐高亢，一时是情意轻诉，使我们情不自禁地停下步来静听。其中一个伙伴却听出这不象是鸟鸣，却象是我们古老的琵琶，叮叮咚咚，时起时伏，好象把人带到那神话般的境界。我们赶快急步而行，拨草穿林，这声音愈听愈近，愈听愈清，再看，啊！原来是一个姑娘，汲水在这清泉边。她肩上披着一条红围巾，穿着贴身的衣服，边汲水，边轻轻地唱着歌，刚才的声音，分明是她的歌声和着泉响。一个伙伴不知是赞叹这泉响，还是赞美这歌声，不由得脱口而出：

“多美呵！”听到赞叹声，这姑娘突回首看，脸上刹那间泛起一片红潮，就象她头上天空的彩霞一样，这时她的眼睛是多么亮，透明得就跟那汪泉水一样。这姑娘不好意思地低着头把水挑起，急急地向山角的红屋飞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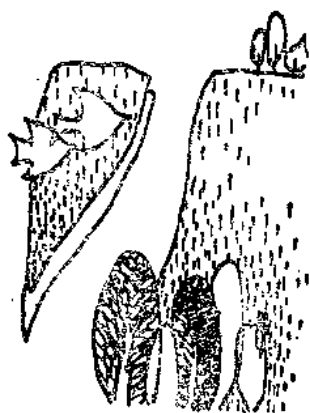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没有跟去红屋，走到了饲养场的场部，只闻一阵刀响，几个姑娘在那里剥薯藤。一阵刀声，一阵歌声，一阵笑声，她们见到我们几个生面人，惊呆一阵，忽然嘻哈地笑起来。我们向她们道明来意，这些姑娘一听说要找场长，相互挤眉弄眼，都说不知道，弄得我们一筹莫展。这时有一位年

长些的姑娘认真地说：“昨夜她抢救一个小生命，一整夜未睡，现在不知有没有起床。”我一听不禁惊奇地问：“她还是护士哪！”这一说，倒引起那群姑娘更嘻哈大笑，那位姑娘解释说：“不是，昨夜有一只小猪难产，她守了一夜，并且施了手术。”“哦！……”我明白了。

怀着一颗钦佩而激动的心，急急地跟着那位姑娘，来到场长的宿舍。但是一个人影都没有，被铺折叠得整整齐齐，在床前那张台上，放着一尊刘胡兰挺身而立的塑像。那姑娘笑着说：“也许她到山前去念俄语了。这人真用功，不懂就一定要问明白。你知道她三拜师娘的故事吗？……”我摇摇头，听她满怀兴奋地继续说：“她原来是个竹织姑娘，织得一手好竹器，竹篮、手提篮、小扇，只要几个指头一飞舞就编出来了。她响应团委号召来养猪，一不讲工资，二不讲条件，但因没经验却哭了几次鼻子。哭是哭，不过她不低头。”她带着回忆的神情说得慢了：“第一次，生出一窝小猪，起初长得很胖，但是不久小猪老屙些白渍渍的东西，眼看一只一只死去，她第一次哭起来了。后来打听到有个养猪老手三姑，她就拜三姑做师娘，以后第二窝的小猪病就治好了。她满以为有经验了，哪知另外一只母猪生下一窝小猪后老是气喘，不久，连母猪也死了，她哭得眼睛都红了，甚至说不干了，养猪这门多难哪！不过到底她还是向三姑学会治这门病了，这是第二次拜师娘。她第三次拜师娘时，我也在场，害得我心发慌。那晚，母猪产小猪最后一只不落地，母猪辗转呻吟，她一见不好，连夜就走十里多的路，到市里拍师娘的门，师娘来了，伸手到猪肚子去把小猪掏出来，母猪猪仔都平安无事，她也学会了这门助产手术，而且昨晚居然施起这门法宝来。她这个人就是不怕羞，不怕累，能学得来……”

这时，溪边又传来一阵动人的歌声，那位姑娘一听到歌声就指着那方向说：“就是她！”我跟着她跑去一看，哦！原来就是在泉边汲水的那位姑娘。

她又在泉边为一头小牛擦背呢，泉水叮咚地和着她的歌声缓缓流过，潺潺不停……



莲 花 山

鸳鸯江绕莲花山，
烟囱密竖在其间，

.....

每当我唱起这支歌的时候，我的心就幸福地激跳。莲花山的日日夜夜是难忘的呵！

昔日的莲花山，兽不见，鸟不叫，是一片荒凉的墓地，到处是露棺的坑穴，风吹那砂石地上的衰草，呜呜咽咽，多么象那些上坟人的哭声。但是当建设家园的号角吹响，莲花山就永远丢掉了它的忧伤。那时，当早晨的号声一响，四处的哨子就跟着响，住在帐篷的部长、书记、厂长、工人、干部，就都赶快拿起锄头来，拿起扁担来，推起车来，唱起歌来，人如流水车如龙，一阵阵的“加油！”的声音。晚上，灯光如同白昼，电动的打桩机轰隆隆地有节奏地响，人力的打桩在“啊——咳！”的吆喝声下蓬蓬地响，广播捷报的广播员，声音显然嘶哑了，但是她的声音却不时引起了一片“加油”的叫声。这都是平凡的人，但是在他们手下，一座座山丘削平了，一幢幢厂房建立起来了，几十公里的莲花山公路通车了，千百年从来没有的东西出来了！

令人难忘的是那挺立的二千瓩的火电站。这是梧州人民万众一心的产物，它是梧州工人阶级敢说敢干的产物。用一

个胭脂绞，一些铁滑轮，一支水平尺，就安装起梧州历史上的从没有过的二千瓩机组。人，是创造财富的主人。困难，总是被勇敢的人用意志征服的。抢建锅炉房的情景还历历在目：发现有三十六处火管角度弯曲不好，又没有磨口机怎么办？几昼夜未睡的青年突击手，连夜将电钻加砂轮变成了磨口机。一个老工人在钢梁上跌下来，擦伤了腿，大家都替他担心，他却坚持工作并且笑着说：“不要紧，伤不到大肠！”这种乐观忘我的精神，随处都可见到。人们是一句口号，一个心愿：要电！

这种莲花山的精神，多么激动人心！

经过了莲花山日日夜夜战斗的人，谁不怀念它呢？多年以后，在春光明媚的时刻，我又重新访问了它。

登上码头，莲花山多么安详，既找不到荒凉的痕迹，也没有昔日工地沸腾的人声。象竹笋般的烟囱冉冉地飘着烟，岸边的几条电动缆车线，一车车煤，一车车农具、电机，有规律地一上一下。离岸不远的机械厂，冲天炉正闪着火光。火电站的冷却池，喷出满天的热雾，又悄悄地飘落下来。三棵五棵的垂柳在轻飘，春风吹来了一阵阵柚树花香，沁人心肺。是啊，莲花山安静了。但是当我踏入每个工厂车间的时候，立刻就发现自己的判断错误，这里每一个人都象火！不信，你看在锅炉旁，在电牌前，在车床边，在冲天炉前，每一张面孔都是认真而紧张；你看横额和墙上的喜报：“2月降低煤耗30%！”“淋水机全部安装生产！”我碰到当年电站工地跌下来的老工人，现在已是工程师了。他还是一套工人本色，满脸煤灰地在锅炉前指挥检修，他见到我笑着说：“这一下，又要降低煤耗15%！”这时候，我才发觉了，在安详里面包含着多么巨大的澎湃浪潮。

鸳江河畔

我喜欢在北山远眺，但有时却更喜爱在鸳江河畔凝望沉思。

在阳光下，一条环堤的阔大马路，绕着一幢幢矗立的楼房。河面上来往的汽船在放声鸣叫。码头上一条条机械装卸运输线的机器声、工人起卸的号子声，是这样激动人们的心弦。

有月亮的夜晚，在港口沿堤漫步的时候，更使人流连忘返。月色倒映在粼粼的江水上，三只五只的渔船轻轻的插出江去，抛出了一张张闪光的鱼网，边拖网，边划船，怡然自得。在江岸上，千百盏灯光照亮着车船转动，屹立在江心的几个象亭台楼阁的货仓棧，在蓝白的灯光下繁忙地吞吐着大量的物资。

梧州港，古老而饱历风霜的港口。唐朝以来，梧州府城就设在这里，因为它是“扼三江而襟两粤”，那时桂江、浔江等山货特产，自然云集于这个口岸。到了明清时代，水上交通运输更为发展，铁柱浮桥有二处，一在城东七里系龙州上跨西江，一在城西跨桂江，而港内渡口就有十四处之多。鸦片战争以后，被英帝国主义入侵成立海关，广西就从此开始被米字旗率领的刺刀劈开门户，帝国主义的吸血管伸入来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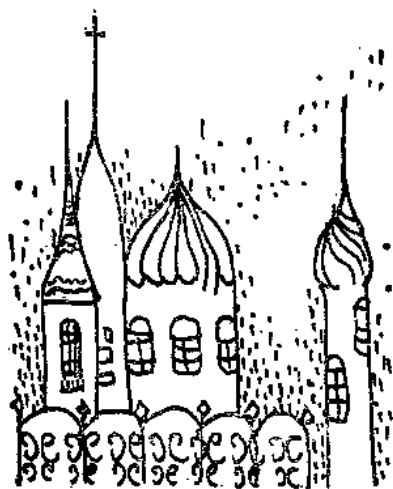
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统治下，梧州港是这样的一幅图景：没有环堤的大道，只有从珠玑码头到新西码头一段破烂的马路；没有大楼，江边沿河是又矮又破的竹木屋；一些衣衫褴褛的贫民，在堆满垃圾的码头边呻吟乞讨；在烈日下，码头上，搬运工人背起超过自己体重一倍多的货物，口里在嘶喊着：“来呀碰，鬼叫你穷，顶硬上，膊头痛！”在喊声中，往往混杂着由于摔倒而发出的咒骂声，或者永远爬不起来的绝望声；而在江心处，那些统治者淫乐的地方——“南词筏”和“冠江楼”的人肉市场里却经常发出碰杯声，淫靡的丝竹声；伴着这些醉生梦死的狂欢，上游不时流下的是向死人追魂的“水灯”，以及悲痛的渔歌：“玩河花艇疯狂笑，西江夜夜有尸飘……”。只要是热血的人，站在这港口码头，谁不感到愤怒和悲伤！

但是人民并不屈服。香港海员大罢工，梧州港海员和市民也罢工罢市响应，成立接待委员会，在云盖山建筑一座罢工工人回梧宿舍。1926年梧州人民反抗英帝国主义企图侵犯我国领航权，把那个乘坐“脱兰杜拉”号、气势汹汹的英国舰队司令菲斯拦阻在港口，而且，迫使他接受了海员工会的条件后，使它挟着尾巴逃跑了。

1949年11月25日，英勇的人民解放军象秋风扫落叶一样，扫走了这个港口历史上最后一撮剥削者。现在，江上的情景变了，江上的主人变了，生活也变了。晚上，衣着整洁的海员工人，边谈边笑的走向中山大道的海员俱乐部——用他们的话来说那是“水晶宫”。在那里，各人找到了各自心情寄托的所在。年老喜欢纳凉的海员，就在门前露天茶座谈天。喜欢打台球的青年，则往二楼去吧，那里正响着乒乓球对抽的声音。而喜欢看戏的姑娘，则请进礼堂，那里，海

员业余文工团正演唱着动情的粤剧。还有不知多少的一对对青年男女，乘着月色，巡回在港口的环江大道上，时而窃窃细语，时而嘻哈欢笑……

我喜爱在鸳江河畔凝望沉思，在那里，那青春的火光总会把我的心儿照亮。



沙 滩

沙滩是个好地方。在我童年美好的记忆里，最美丽的就算是江边沙滩了。那里有水，有礁石，还有各种颜色的小石子。儿时我和一些小朋友，赤着脚在江边捞虾，当太阳出来照得沙滩微暖时，就在那里打滚，追逐，直到累了就躺在沙上，望着游动的浮云，猜想着天上的世界。

在江边渔村，那时我有个最好的朋友，他叫亚刚，和我是同年生的。每天天刚亮的时候，他就到岸上叫我向江边跑去，一边跑，一边嚷：“好大的太阳哪！哎，又圆又红。”这样我们就在江边洗脸看太阳，直到眼睛累了，他就回到渔艇上拿起一杆鱼钩，我们俩就坐在礁石上，垂下钩，远看着江上涌来涌去的雪浪花。一会儿，他把钓杆一挑，一条狂跳的小鱼，就钩在钩上。我们就拾江边修船的木屑，在沙滩上挖个窝，生起火来烧鱼吃。这时候他真象我的哥哥似的，很神气地说：“你以后要吃鱼，听我的！我爸爸更拿手，渔船出江鱼就浮头。”这样我就象听神话一样，知道他爸爸听水声就知鱼性，他妈妈织渔网四处都闻名。心里想：如果我长大之后，象他爸一样打鱼多有意思。

我们快乐的玩，天真的笑，快要一年了。这年的秋天，八月十五的晚上，月儿很亮，我在家里等他，要一同去江边看月亮怎样掉下江去。一直等到半夜，他没来，只听到江边

隐约地传来了哭声，我怀着怅惘的心情回去睡了。第二天一早我就独个儿跑去沙滩，大声地喊着亚刚的名字，可是除了江边浪花的回声以外，谁也没有回答。我又跑到他们停泊渔船的地方，只见一张破篷搁在沙滩上，在地上留下一滩儿鲜血。我忍不住“哇！”一声哭倒在篷上，我再也看不到可爱的朋友了。后来听附近的人说：正是那天八月十五的晚上，他祖母病倒在船上，他妈妈快要临产了，几天里都是喝些稀粥，多想八月十五吃一顿饭呵！饿着肚皮等他爸爸回来。月亮升了又快落了，到了半夜他爸爸才拿着几斤米两条鱼回来了，全家多高兴。妈妈要为婆婆做鱼汤，婆婆要为妈妈做鱼汤。可突然远处传来吆喝声，渔霸带着打手向船走来，说他爸爸偷打私鱼，推到岸上就乱棍当头打，沙滩一滩血，他爸爸活活被打死了，祖母跳河了，他和妈妈被抓走了……就这样我失去了一个朋友，这沙滩给我留下了悲愤的记忆。

去年夏天，我回到童年寄居的地方，要经过这沙滩。一踏上柔软的沙地，沿着江河边去，一排整齐的乌篷渔船，安详地停泊在河边，三几个渔民在艇头聊天，几个渔妇在沙滩上坐着织船篷，一群儿童，在晾晒着的渔网中间穿来穿去追逐……。这一切都是这样的清新、宁静，就象在渔船边的那群水鸭，用翼轻拍浪花戏水嬉笑。这情景勾起我的回忆，不禁举步向渔村打听童年朋友的下落。我把当年的情景叙述一回，一个老渔夫想了很久，遥指着江边远处说：“那里有个渔苗队长也叫亚刚，你试试看。”

江边的礁石，真是森严奇丽，就在一湾湾缓流的地方，放着一排捕捞鱼花的箩，显得那样井然有序。在这里我看见一个熊腰虎背的壮汉在拣鱼花，他一摇一晃的手势，多象亚刚童年钓鱼的手势呵！我轻声地唤：“亚刚！”他一回身见

我，想了想，就大声笑着冲过来。

我看见他走来的脚印，落在由一步一个步踏成的一条坡路上，这是他祖辈从没有走过的路。

